

不容從眾的 教會群體

浸信會、信洗派 暨 貴格會

鄧紹光 著

教會・文化系列 2

不容從眾的教會群體：

浸信會、信洗派暨貴格會

作者：鄧紹光

編輯：吳偉強 曾淑儀 姚志華 黃婉蓮

裝幀設計：源・創作室

出版：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香港西貢北西澳年明路一號

電話：(852) 2715 9511

傳真：(852) 2761 0868

電郵：inquiry@hkbts.edu.hk

網址：http://www.hkbts.edu.hk

二〇二〇年九月初版

©2020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Church and Culture Series 2

Be Not Conformed:

Aspects of Baptists, Anabaptists and Quakers

Author : Andres Siu-kwong Tang

Editors : Arthur W. K. Ng, Carol S. Y. Tsang,
Joseph C. W. Yiu, Irene Y. L. Wong

Layout & Design : Arche Workshop

Publisher : Hong Kong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1 Nin Ming Road, Sai O

Sai Kung North, N.T., Hong Kong

Tel : (852) 2715 9511

Fax : (852) 2761 0868

E-mail : inquiry@hkbts.edu.hk

Website : http://www.hkbts.edu.hk

First Edition : September 2020

©2020 Hong Kong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Hong Kong

Cat. No. BTS-048

ISBN 978-988-18251-9-3

©2020 Hong Kong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All Rights Reserved

曹序 | v

第一部 浸信會做神學的方式

- 1 教會的神學、神學的教會——麥乾頓對教會論的貢獻 | 3
- 2 從自身之他異性到爭辯的大公性——費利民的浸信會神學 | 23
- 3 浸信會做神學的方式——費迪斯的勾畫 | 43
- 4 英國浸信會的體現的神學——伊利斯的研究 | 67

第二部 殊異的浸信會暨貴格會

- 5 殊異的浸信會——對一些原初 / 基本洞見的勾畫 | 93
- 6 教會與國家分離——浸信會的角度 | 119
- 7 早期英格蘭浸信會的紀律踐行 | 131
- 8 浸信會與貴格會的開會踐行及其信仰根據 | 149
- 9 始於靜默也終於靜默的貴格會 | 159

第三部 不容從眾的信洗派

- 10 「不容從眾」——從作門徒切入以見信洗派的思想及其對現代的批判意涵 | 183
- 11 選擇分離、被迫邊緣的信洗派教會 | 211
- 12 紀律，教會的標記？——信洗派的角度 | 229

後記 | 257

曹序

這本關於教會群體的文集，跟鄧紹光教授早陣子出版的《神學與神學方法 15 講》，都是他經歷生命幽谷和體驗終末盼望的一年間所成的書。用他的說法，「這本文集兼具神學知識 / 方法論及教會觀」。這些都是我親眼見證的。我見證鄧教授在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如何將他這些心思和經歷跟眾師生分享，引導我們共同建構適切的神學思考。

《不容從眾的教會群體：浸信會、信洗派暨貴格會》是我喜歡的一本書。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浸信會做神學的方式」，主要介紹麥乾頓、費利民、費迪斯、伊利斯等四位當代浸信會神學家的神學思考。他們都從浸信會的特殊洞見開始，進一步與其他信仰者對話，以貢獻普世教會。這四位思想者或許是香港眾浸信教會弟兄姊妹不大熟悉的，卻都是舉足輕重的浸信會神學家。他們擷取教會和浸信會的廣闊歷史，建造一種具有想像力和伸展力的神學。他們的神學思考不是尋求一些樣板，而是以歷史為一個豐富的資源，開闊人的信仰眼界。與此同時，他們也強調神學的實踐性（practical character），並對教會和社會作出可行的建議，回

應當下一些迫切的問題。

第二部分是「殊異的浸信會暨貴格會」，分別討論浸信會的原初洞見、政權與教會分離、教會紀律、浸信會和貴格會的開會踐行，以及貴格會的靜默。第三部分為「不容從眾的信洗派」，展示信洗派那不容從眾的紀律踐行。鄧教授指出，上述的教會觀是把教會置於「非基礎的神學」上，不假手人文或社會學科去認識教會的本性。因此，它們看重具體生活的基礎，並從聖經和神學的角度思考其根據。它們的根據就是「基督為主」和「聖靈為主」。

這十多年間，鄧教授跟上述神學家對話，更深入地轉向教會觀的沉思和踐行，更喜歡活在聖徒相通的群體生活裏。他除了逐步完善自己的神學方法，也以教會觀作為他反思和踐行的另一個重要領域。他的教會觀也是非基礎性的，主要以聖經和神學為其根據。他以三一神的本性及經世活動的啟示作為教會觀反思的一個軸心。

因此，若要理解鄧教授是怎樣討論「不容從眾」的教會，讀者就必須知道他是一位三一論的神學家。他以三一神為其神學建構的中心，強調道成肉身的自由恩典。教會的成員在三一神的生命裏，也在神的經世活動中經歷和分享恩典。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基督是教會的頭，基督的同在使教會成為教會。此外，耶穌基督是聖靈的承載者。耶穌基督受聖靈所膏，聖靈賜予耶穌力量。耶穌基督也是聖靈的賜予者，基督將聖靈賜給門徒。教會是從聖靈而生。

這樣的教會是從自己身分的中心去踐行自身的社會使命。儘管「和好」是關於人與神的和好，但也具有不可剝奪

的社會維度。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和好，是內在於人與神的和好。人與神的和好，也具有橫向的維度，包含了愛陌生人和敵人。此外，神也叫萬物跟祂和好。這「和好」是通過耶穌基督的十字架而成就，發生在三一神的懷抱中。

如此，教會並非「不關心政治」(apolitical)。教會也是一個「特別的政治」群體。教會的政治是跟從耶穌「被釘死和復活」的非暴力的政治。非暴力的規範，涵蓋整個群體；締造和平，也是耶穌基督身體(教會)中每一個肢體的天職。這樣的教會是非暴力的。這都是鄧教授的教會觀反思和踐行中的一個要點。當然，這樣的踐行也是基於「基督為主」和「聖靈為主」。換句話說，其基礎並不在於人性論，而在於三一神的啟示。

細讀此書，叫人細思教會的本質和踐行的一些重點。謝謝鄧教授的嚮導——他引領我們思想教會，熱愛教會，一同看見神在教會實踐中的工作。

曹偉彤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院長

2020年8月13日

一、前言

麥乾頓 (James Wm. McClendon Jr., 1924-2000) 這位當代美國神學家，雖然在浸信會赫赫有名，而且在發展浸信會的浸信者 / 洗信者 (baptist) 神學上不遺餘力，貢獻不容忽視，但是對於華人的浸信會，以及華人的神學界，他還是陌生的，不大為人所認識。麥乾頓的神學道路是經由十六世紀徹底改革的道路 (the radical road)，¹ 重新了解、解釋和發展浸信會的神學，成為一種大公的浸信者 / 洗信者的神學 (baptist theology)。我們在這裏不能全面介紹及交代他的神學發展路向及全幅面貌，事實上這也不是筆者能力所及。因此，本文的焦點，正如題目所顯示的，主要點出麥乾頓神學其中兩個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第一，神學是教會這個信仰

1 這一看法見麥乾頓寫於 2000 年自傳式文章的題目 “The Radical Road One Baptist Took”，收於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ames Wm. McClendon, Jr.*, vol. 1, ed. Ryan Andrew Newson and Andrew C. Wright (Waco: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14), 17-25。

群體的神學，而非別的；第二，只能從教會這個信仰群體的確信和踐行來了解神學是甚麼，而非別的。這兩個觀念，對於當代神學的场景，無疑十分具爭議性。前者涉及做神學的問題，或者更具體來說，是誰有資格做神學的問題。後者關乎對教會的認識是經由甚麼學科來進行的問題。而最終則聚焦於這樣子的神學與教會論，會否只是小圈子閉門造車的產品？這些問題都是我們將要處理。

二、麥乾頓的徹底道路

麥乾頓在離世的那一年（2000），寫了一篇自傳式文章〈一個浸信者選行的徹底道路〉（“The Radical Road One Baptist Took”），幫助我們了解，作為一個美南浸信會會友的神學家，有甚麼決定性神學因素，使得他走上徹底的道路。在這篇文章的第二節「神學的結果」（Theological Consequence），麥乾頓特別提出他在太平洋（聖公會）教會神道學校（[Episcopal] Church Divinity School of the Pacific）那些年，即 1971 至 1990 年間，塑造了他的神學的兩件事情。第一，這所神道學校總愛說他們同時是新教和天主教的。這叫他十分不安，浸信會先賢宣稱「我們既非新教也不是天主教」，孰是孰非？「我們經常被否定是根源於信洗派（Anabaptism）、徹底〔宗教〕改革（Radical Reformation）；這些根源存在嗎？」² 麥乾頓的同事卻輕蔑其中的關係，認為浸信會是改革宗新教的其中一支，但麥乾頓則反問自己為

2 McClend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ames Wm. McClendon, Jr.*, vol. 1, 22.

何處身於改革宗（以及天主教）的遺產之中並不感到安舒。³ 明顯地這是神學身分的問題。

如果上述事件對麥乾頓的神學發展帶來負面的影響，相反，第二件事情就產生了正面的果效。麥乾頓表示，這件事看來只是偶然發生，但卻使得他經歷第二次的歸正（a second conversion）。⁴ 早在 1967 年，麥乾頓參與尤達（John Howard Yoder, 1927-1997）有分組織的「信徒教會」（Believers Church）會議，第一次認識尤達。後來尤達在 1972 年出版了《耶穌政治》（*The Politics of Jesus*），但麥乾頓要一年或兩年之後才閱讀這本劃時代的著作。⁵ 麥乾頓這樣寫道：「這本書改變了我。〔……〕我日以繼夜地讀完《耶穌政治》，完成之時我經歷了一次歸正，歸正不是好像受浸只跟隨耶穌，而是現在以這樣所了解的方式來跟隨耶穌——尤達〔……〕所解釋的耶穌是一位拒絕奮銳黨選項的人物，祂不會做有害的事情，即使有最好的原因，即使為了自己。」⁶ 事實上，在麥乾頓所閱讀《耶穌政治》一書的封面內頁，就有他寫下的字句：「1975 年 5 月 11 日，大概在這日，我閱讀這書，再次發現我成年初期的門徒道路，並重新從這轉捩點出發，跟隨這一道路。」⁷ 這樁事情是決定性的，使得麥乾頓重新確定其信仰神學的身分。在這篇回顧的文章上他

3 McClend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ames Wm. McClendon, Jr.*, vol. 1, 22.

4 McClend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ames Wm. McClendon, Jr.*, vol. 1, 22.

5 McClend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ames Wm. McClendon, Jr.*, vol. 1, 22.

6 McClend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ames Wm. McClendon, Jr.*, vol. 1, 22.

7 Nancey Murphy, foreword to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ames Wm. McClendon, Jr.*, vol. 1, xiii.

說：「我曾經是——雖然我並不喜歡這個用語——一個『信洗派』的浸信會人（“Anabaptist” Baptist）。」⁸

根據麥乾頓的文章，不久之後，他與一位新約研究生合教一科研討班，是關於徹底宗教改革的遺產，非常成功；其後他重複開辦這科，後來也在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教授。⁹ 到了大概 1980 年，麥乾頓就想到要做一件沒有其他人做過的事情，「寫一套系統神學，其主要的參照群體，不是天主教或新教，或同時是兩者，而是徹底改革的繼承者」。¹⁰ 於是，此後超過二十年，他致力寫作及出版他的巨著系統神學三卷本：《倫理學》（*Ethics*, 1986；修訂版，2002）、《教義》（*Doctrine*, 1994）、《見證》（*Witness*, 2000）。在這套著作之中，麥乾頓跟隨浸信會神學家司道生（Glen Stassen）對教會歷史道路的看法，把信洗派與十七世紀的浸信會連結起來，從而重新發掘「浸信會視像」（Baptist vision），並創造了「浸信者／洗信者視像」（baptist vision）一詞，把徹底宗教改革的眾多信仰群體也包括在內。¹¹ 按照麥乾頓所講，這浸信者／洗信者視像「並非甚麼理論反省的最終成果，而與簡樸民眾的日常生活關係甚微（……）此乃指引性的刺激物（guiding stimulus），子民藉此形塑他們的生活與

8 McClend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ames Wm. McClendon, Jr.*, vol. 1, 23.

9 McClend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ames Wm. McClendon, Jr.*, vol. 1, 23.

10 McClend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ames Wm. McClendon, Jr.*, vol. 1, 23.

11 William H. Brackney, *A Genetic History of Baptist Though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Baptists in Britain and North America* (Macon: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511-512.

思想，以致成為某類子民或某種組合的子民」。¹² 換句話說，這視像是大家共享的，包括聖經主義、信仰自由、作門徒、群體、宣教。¹³ 我們可以說，麥乾頓的三卷本系統神學，是他選行徹底改革道路的最終學術成果。

三、麥乾頓的非基礎神學：教會群體的神學

美國浸信會歷史學家伯奇尼 (William H. Brackney) 準確地指出，麥乾頓在其早年神學的經營，已開始越過傳統的系統神學，逐漸走出一條新的路線，在神學方法上現在被稱為「非基礎主義」(non-foundationalism)。¹⁴ 墨菲 (Nancey Murphy) 和其他同道在 1994 年獻給麥乾頓的祝壽文集，即取名為《沒有基礎的神學》(*Theology without Foundations*)；她給這本文集所寫的導言是這樣結束的：「正是浸信者 / 洗信者麥乾頓脫去君士坦丁式驕傲，穿上福音的勇氣與智慧，帶領我們進入沒有基礎的神學這一片神奇的新土地。」¹⁵ 要了解「沒有基礎的神學 / 非基礎的神學」是甚麼，首先得認識「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 是甚麼。墨菲的導言有一節

12 James Wm. McClendon, Jr.,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Ethics* (Nashville: Abingdon, 1986), 27；轉引自 Brackney, *A Genetic History of Baptist Thought*, 512。

13 James Wm. McClendon, Jr.,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Ethics*, 2nd ed. (Nashville: Abingdon, 2002), 27-28.

14 Brackney, *A Genetic History of Baptist Thought*, 510-511. 詳細的分析見 Nancey Murphy, introduction to *Theology without Foundations: Religious Practice and the Future of Theological Truth*, ed. Stanley Hauerwas, Nancey Murphy, and Mark Nation (Nashville: Abingdon, 1994), 16-18。

15 Murphy, introduction to *Theology without Foundations*, 31.

談基礎主義，很有幫助。基本上，基礎主義是一種知識論，是現代哲學的特徵，可以追溯至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的理性主義哲學。¹⁶ 這種知識論所關注的是知識的宣稱如何可以被證立（justified），而證立不能無窮後退或是循環論證，卻必須終止於某處，該處就是「基礎」，是一切建於其上的信念的基礎，不可置疑，不會動搖。¹⁷ 現代哲學的知識論是一種人類主體性（human subjectivity）的論證，知識的基礎若不是普遍的人類理性，就是普遍的人類經驗，或是綜合二者；這可分別見於笛卡兒、洛克（John Locke）、康德（Immanuel Kant）的哲學。

然而，西方哲學史的發展卻表明這種現代性的知識論是失敗的。笛卡兒致力尋找的基礎，即清晰而分明的觀念（clear and distinct ideas），終究是含混不清的；而照休謨（David Hume）的理念，經驗的基礎所得的並非甚麼穩固（歸納的）結論，卻只是即時的經驗（immediate experiences）而已。¹⁸ 問題尚不止此，墨菲尤其針對起初基礎這種建築的隱喻所衍生的困難，其一是信念（beliefs）總是預設了一個更高層次的故事所包涵的另一些信念。因此，基礎主義那種由下而上的線性思考是過度簡化的。¹⁹ 這個更高層次的故事沒有人可以逃避，分別只是哪一個故事。其二是笛卡兒認定可以從清白無染的石板開始做哲學，這是注定失敗的。他沒有懷

16 Murphy, introduction to *Theology without Foundations*, 10.

17 Murphy, introduction to *Theology without Foundations*, 9.

18 Murphy, introduction to *Theology without Foundations*, 11.

19 Murphy, introduction to *Theology without Foundations*, 11.

疑過語言以及被供奉於其中的知識（或錯失）（例如論證上帝存在時使用的「原因」與「實在」之間的關係）。²⁰ 這也就是說，他不可能徹底懷疑一切，即使他那著名的「一切感官知識都出於做夢」這個論辯，最終還是預設了夢的存在。²¹ 因此，現代哲學的基礎主義的知識論，其基礎（複數，無論是理性或經驗）不過是人類的，並非無誤的，也不是普遍的。

因此，麥乾頓追尋、建立的系統神學，並不是一種基礎主義的東西，而是沒有基礎的神學或非基礎的神學，是針對現代哲學的基礎主義而言的。這種神學轉向，使得麥乾頓遠離了受到基礎主義影響的浸信會先賢，²² 也有別於天主教與新教其他宗派神學家相似的路向。正如伯奇尼所說：「跟西曼（Ronald Thiemann）和林貝克（George Lindbeck）等神學家一道，麥乾頓發現神學是『第二序的論說』（second order discourse），描述並有時改革第一序的宗教語言，即祈禱、講道，以及認信。」²³ 這種第一序的宗教語言，為一個特殊信仰群體所使用，而非普遍人類的共享資產。不過，這第一序的宗教語言沒有跟踐行分開，反而是互相交織一起。墨菲說得很清楚：「事實上，麥乾頓宣稱教會的教導與踐行不能彼此分割；展示並改革教會的共同生活和確信（convictions）這種描述性及規範性任務，既可始於規範的生活，也同樣可

20 Murphy, introduction to *Theology without Foundations*, 11-12.

21 Murphy, introduction to *Theology without Foundations*, 12.

22 Brackney, *A Genetic History of Baptist Thought*, 512.

23 Brackney, *A Genetic History of Baptist Thought*, 511；另參 McClendon, *Ethics*, 23：「神學是發現、理解或詮釋和轉化一個確信群體的確信〔……〕」

始於規範的教導。」²⁴ 雖然墨菲說的是教會倫理（《倫理學》）與教會教導（《教義》）之間的關係，但這真正道出在第一序的層次上，也是沒有基礎的而為非基礎的；教導既非倫理（踐行）的基礎，反過來也一樣。麥乾頓自己這樣寫道：「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教會以她所是和所做的來教導。所有她的實踐和她的教導，都彼此互動。」²⁵ 因此，「採取這特殊的起點，沒有任何〔基礎〕的證立；如果要有的話，其證立就是其所展示的融貫性、對聖經的忠信，以及其對人類生命的經驗提供的合宜回應」。²⁶ 至於神學或教義神學則屬第二序，「預設了教會的踐行〔教導與倫理〕，並考察它，尋求幫助它。身為顧問和幫助者，它〔指教義神學〕不能取代或保證首要的踐行」。²⁷

這裏我們要注意的是，第一序的倫理踐行與教義教導，都是教會這個特殊群體自身的作為，其所實現的是這個特殊群體的特殊確信，而不是普遍人類的普世價值。所謂確信或宗教確信，是指那些塑造我們身分、我們堅信不移的信念。²⁸ 麥乾頓對此寫得十分清楚：

〔……〕確信不純是盲目的本能，它們是我們的信仰，是我們因著某些理由而體現的信念，引導我們所有思想，

24 Murphy, introduction to *Theology without Foundations*, 18.

25 James Wm. McClendon, Jr.,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2: *Doctrine* (Nashville: Abingdon, 1994), 34.

26 Murphy, introduction to *Theology without Foundations*, 18-19.

27 McClendon, *Doctrine*, 46-47.

28 Murphy, introduction to *Theology without Foundations*, 17.

塑造我們的生命。請思量這個定義：「確信是持續的信念，以致如果 X（一個人或一個群體）有某個確信，它就不會輕易被放棄；假若放棄了，X 就成為跟以前十分不同的人或群體。」〔……〕這個定義有兩個特點值得特別注意。第一，確信是共同擁有的，持守信念的群體即由此信念所形成，如同個人由信念形塑一樣。第二，模塑人類的信念在題材方面是沒有限制的：一群人可能由關於上帝和鄰舍的確信所模塑，另一群人則由關於手槍、女孩和黃金的确信所模塑。這就是說：確信之不同，可能就是終極之不同。²⁹

正因著這種特殊群體的特殊確信，所以任何基礎主義都是不成立的。那麼，在這種理解底下，會否使得這個群體的第一序活動（無論是倫理踐行或教義教導），落入一種自圓其說的景況之中，隱含了多元的相對主義？

麥乾頓在上述引文之後，隨即為第二序的神學作出定義，並加以解說：「神學是發現、理解或詮釋和轉化一個確信群體的確信，包括發現和批判性地修訂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與存在的任何其他東西的關係。」³⁰ 第二序的神學或教義神學的工作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發現」和「理解或詮釋」，這是描述的工作。另一方面是「轉化」，這是規範的任務。³¹ 這「轉化」指向的是「批判性地修訂它們彼此之間的

²⁹ McClendon, *Ethics*, 22-23.

³⁰ McClendon, *Ethics*, 23. 粗體字乃原作者所加的強調，下同。

³¹ McClendon, *Ethics*, 23.

關係，以及與存在的任何其他東西的關係」。前者涉及眾多確信之間的融貫關係，後者涉及這些確信與確信所指向的實在 (realities，如上帝、世界) 的符應關係：確信是否符應實在。是以麥乾頓表示這種對神學的看法，既不「偏好主觀 / 主體的一極 (subjective pole) (以『確信』為代表) 而犧牲客觀 / 客體的一極 (objective pole) (以『存在的任何其他東西』為代表)；也不偏好客觀 / 客體的一極而損害主觀 / 主體的一極」。³² 換句話說，轉化或批判性地修訂是可能的，關鍵在於客體並不為主體所消融、吸收和決定，卻是反過來可以藉著神學這第二序活動來介入，轉化或批判性地修訂一個確信群體的確信。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麥乾頓的系統神學三卷本，其結構正正反映非基礎的神學特性，而歸於教會這個特殊群體所持守的特殊確信。首先，三卷本沒有任何一本是首要的、基礎的，反之，乃是互相預設的。³³ 對他來說，出版的時間次序並不出於某種基礎建構的意圖。其次，在最後一卷《見證》，他再一次表明：在三卷本之後不會提供任何系統神學的基礎論述，³⁴ 而早在《倫理學》，他已經反對以這種基礎關係來看待哲學神學 (護教學、序論 [prolegomena] 或基本神學 [fundamental theology]) 和神學的其餘部分。³⁵ 因此，

32 McClendon, *Ethics*, 23.

33 McClendon, *Ethics*, 40; *Doctrine*, 7.

34 James Wm. McClendon, Jr.,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3: *Witness* (Nashville: Abingdon, 2000), 7-8.

35 McClendon, *Ethics*, 40.

麥乾頓在三卷本最後一卷坦言接受其祝壽文集的書名：《沒有基礎的神學》；他認為這可以準確地標示他的系統神學系列和他一切學術著作的方向。³⁶的確，麥乾頓沒有為其三卷本的系統神學提供任何普遍的理性或經驗作為基礎，也沒有以系統神學之中任何一部分作為基礎。三卷本的各別但又重疊互有關聯的確信，都是由同一個實在衍生出來的；因此，這些不同範疇（倫理、教義、見證）的確信，是一個互相構成的整體，沒有哪一部分較哪一部分首要、基礎。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特殊的確信，都是特殊的教會群體所堅定持守的，並且對這些特殊確信所作的神學工作，也是由這個特殊的教會群體來進行。

四、麥乾頓的非基礎教會論：教會神學的教會論

如果神學是教會群體的神學，那麼教會論自然是教會群體的教會論了。這是自然而然的，除非教會論不是神學的一部分，除非對教會的認識不是神學作為第二序的論說的任務。如果情況不是這樣子的話，那麼教會論就是教會這個群體的自我認識了。但是，這個自我認識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過程？具體一點來說，這個自我認識是一個怎樣的神學活動？

首先讓我們了解一下，對於麥乾頓來說，教會論（關於基督徒群體的教義）³⁷固然可以是《教義》之中「對基督徒群

³⁶ McClendon, *Witness*, 7.

³⁷ McClendon, *Doctrine*, 331.